



乡情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5级14班 彭展锐

我的家乡是成都双流彭镇，它没有都市的喧嚣繁华，却藏着川西独有的古韵、烟火与温情。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，一草一木、一茶一味、一街一景，都深深烙印在心底，让我满怀眷恋与热爱。

清晨的彭镇，总被观音阁老茶馆的袅袅炊烟唤醒。这座百年老茶馆，是川西民俗的活化石。古朴的老虎灶终日沸水翻滚，白色水蒸气缓缓升腾；湿润斑驳的千脚泥地面，沉淀着岁月的足迹；一排排老旧竹靠椅静静排布，落座便有轻柔吱呀声响。老人们捧着盖碗茶，慢悠悠品茶闲谈，闲话市井家常。每逢周六，悠扬的竹笛声在古旧茶馆里流淌，雅致旋律融进市井烟火，古朴又温柔。一年一度的茶文化摄影周，吸引无数游人前来定格时光，我也常静坐一隅独享彭镇从容恬淡的慢时光。

漫步彭镇老街，青石板蜿蜒绵长，永丰街、马市坝街的川西民居青砖黛瓦、木窗雕花，古韵盎然。杨柳河静静穿镇而过，石拱桥横卧河面，水波荡漾，老屋倒影随波摇曳，静谧又温柔。走出老街，近年来打造的“时光原野”千亩田野铺展四方，春日油菜花遍野金黄，清风掠过，花海层层起伏；秋日稻浪翻涌，清甜稻香漫遍乡野。槐轩故里文化苑清幽雅致，承载着“川西夫子”刘沅的文脉底蕴，儒释道相融的书香气韵，为小镇平添几分文雅风骨。

彭镇的韵味，藏在丰饶物产与淳朴民俗之中。街头巷尾，红糖锅盔香甜酥脆，叶儿耙软糯回甘，糖油果子、肥肠粉、炖蹄花香气四溢，每一口都是难忘的家乡滋味。田间樱桃、桑葚鲜甜多汁，无公害蔬菜新鲜水灵，林下赤松茸、金松茸长势喜人，丰饶物产滋养着一方烟火人家。

家乡风俗更是暖人心怀。正月二十的春台会热闹盛大，集市商贸、民俗展演、各色小吃齐聚街巷，人声鼎沸年味浓浓。百年传承的柑梓狮灯灵动威武，舞狮登高杆、翻舞台，招式精彩，尽显非遗魅力。端午挂艾草、包粽子，中秋赏月，春节提笔写春联，传统习俗代代沿袭，浸润着淳朴敦厚的乡情。

我在彭镇老街长大，踏过青石板路，喝过茶铺清茶，尝过本地美食，看过民俗盛会。这片土地既有古街老巷的雅致，又有市井人间的温情，安放了我的整个童年。这份深沉浓厚的乡情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无论将来身在何方，彭镇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暖的归宿，是我一生眷恋不舍的故土。

评语

本文写彭镇的“全貌”——地理、建筑、物产、习俗，覆盖面很广。这种写法容易散，容易变成介绍文字而不是文章。作者的应对办法是：每一段只挑一两个最准的细节打住。写茶馆不提历史年代，只提“千脚泥”和“吱呀”声；写田野不提面积大小，只提风过处花浪层层；写吃食不提店家名号，只提咬下去的口感。不贪多，不铺排，点到即止，读起来反而不觉累赘。

两处可议：首段“古韵、烟火、温情”三个概括性词偏虚，不如直接用后面的具体描写替代这个总起句；槐轩故里一段的“儒释道相融”略显生硬，与全文轻灵的语言感不太协调。但整体而言，这是一篇沉得住气的乡情散文——不减口号，不空谈眷恋，只是把故乡的样貌一样一样地呈现给人看。这样的写法，比任何抒情都更长久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董文文)

“千脚泥”是内行话。川西老茶馆的地面是泥土夯的，人踩得多了，地面发亮、发硬，坑洼不平，就叫“千脚泥”。三个字比任何描写都管用，因为它带着一个地方特有的称呼方式。不用解释，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也能从“沉淀着岁月的足迹”猜出它的分量。

写吃食容易流于报菜名。这句好在两个词：“香甜酥脆”“软糯回甘”，都是咬下去那一瞬间的口感，不是看到的，是吃出来的。前面地名、建筑名列了不少，到这里忽然有了触感和味觉，整篇文章就透了口气。

全篇写景居多，不但写了茶文化摄影周的热闹，也描写了自己坐着不动——不跟风，不记录，就待着。这种“不做什么”的写法，比“我热爱故乡”之类的直抒胸臆更让人信服。

“这份深沉浓厚的乡情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”这是全文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。前面所有的描写——茶馆、老街、田野、吃食、习俗——都在给这句话做铺垫。如果没有那些具体的、可触摸的东西兜底，这句就会显得空；但前面写够了，这句落下来就有分量。

